

琼州会馆:京都里的海南文脉

■ 吴辰

独在异乡为异客,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心中都会有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离开故乡越远,越久,乡愁就会越醇厚、越浓烈。所谓“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漂泊在外,总是故乡音最亲切,总是故乡人最关情。乡愁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一个电话,或者一张机票,但是对于古代人来说,可能就只能是山河入梦了,毕竟关山迢迢,故乡一别,就要做好被“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准备。

自古以来,海南士子对这种乡愁可以说是深有体会,想要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就必须远赴京师,此一去千山万水,且不说金榜题名路上的困难,就单说乡愁也够他们喝上一壶的了,纵使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面对这个问题仍然是无法解答。

乾隆年间,吴典出任翰林院编修,身为海南人的吴典深知琼籍士子背井离乡的苦痛,便联系琼籍在京名流,共同筹措置地,兴修琼州会馆,为此后百余年间往来海南与京师之间的羁旅之人提供了荫蔽之所,也为身在京都的琼籍人士找寻到了一个精神家园。从乾隆三十七年到民国初期,这间地处京师的琼州会馆里曾经居住过无数琼籍旅人,这里成为他们事业和人生的中转站,而经由琼州会馆走出的琼籍士人又对自己的乡亲后辈多有提携。百年间,琼州会馆承载着海南人的乡愁,在他乡维系着海南人的文化血脉。



京都会馆汇:梦里不知身是客

如果你是一位生于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如果你有幸一路披荆斩棘得到了进京赶考的资格,那么,在来到京师之后,举目无亲的你有很大概率首先会来到宣武门以南的胡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家乡会馆。

明朝永乐年间,科举之风日盛,每逢大比之年,四方士子齐聚京师,一时间各大旅店饭庄人满为患,经常是一铺难求,远道而来的考生们不但要认真备考,还要为住宿吃饭

一类的杂事发愁,再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则对故乡更加思念,这也大大影响了考生的发挥。鉴于此,一些先期进京的故里名士便思索着如何让自己家乡的考生们在进京备考时获得最大的便利,他们筹集在京师购置产业,并将其分为若干小间,专供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在考试期间住宿,并名之曰“会馆”。

到了清代,京城里已经汇聚了

大大小小四百余间会馆,而且住在其中的人也不仅仅是前来赴考的学子了,有些人甚至在考取了功名之后也不愿意离开会馆。毕竟官场险恶,俗务喧嚣,惟故里乡音能够让人稍感欣慰,会馆的大门就像是通往故乡的捷径,门里是淳朴的乡情,门外则是繁杂的俗务。

会馆名称可大可小,大则以广东、山西之类的区域命名,动辄包含数个州府,小则以浏阳、常熟等具体

的地县为名,专门接纳本县同乡。至于一地的会馆大小、条件好坏、数量多少,则大多由此地在京做官行商的人数和情怀而决定。

由于海南能进京赶考的人数相对较少,在京为官经商的人数也不多,很长一段时间里,琼州士子进京赶考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只能寄居于旅馆之中,衣食住行多有不便,这大大影响了海南学子在考场上的发挥。

京都琼州会馆:义举解同乡干愁

情存焉,来此可一解思乡之愁。

在家乡琼山读书时,吴典就以好善乐施著名,他经常帮忙出资修桥补路,始终关心着家乡的一草一木。在翰林院任编修之后,吴典对故乡仍是充满关注,由于自己也有过自琼州千里迢迢进京赶考的经历,吴典对海南学子在京没有会馆可以容身之事一直念念不忘,于是,他将心中所想告诉了同在北京生活的

各界琼籍人士,并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吴典不出手则以,出手就是大手笔。为了兴建琼州会馆,前前后后吴典等人总共投入费用共计金銀三千余两。从乾隆三十七年琼州会馆投入使用开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吴典等人一直在谋划对其进行扩建,琼州会馆一开始面积就不小,院子三进三出,共有房屋十七

间,而当吴典最后为琼州会馆立碑写记的时候,琼州会馆已经坐拥大屋三十二间半,而且,吴典在《京都琼州会馆记》中写到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他还为会馆留下了继续发展的空间,所购置的土地还能够进一步扩建会馆。这么大的会馆足够让来京赶考的学子在此安居,同时也为在京谋生的琼籍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畅叙乡愁的地方。

张岳崧进京赶考:琼州会馆高匾迎探花

在《京都琼州会馆记》中,吴典对自己的这一善举十分满意,他回顾曾经没有会馆之前的赶考,称“琼州去京师九千余里,人士之至止者稀,以故他郡多有邸舍,而琼州独阙焉。公车之上南宫,选人之赴吏部,往往寄寓全省行馆,屋少人众,或不能容,有力者僦屋以居,否则投诸逆旅,湫隘杂沓,要挟苛索,不可终日”。而这些狼狈,吴典大都亲身经历过,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将此情景写得如此生动的原因。

十年辛苦不寻常,在琼州会馆

整体完工之后,看到“琼人万里而来者息肩投足,至若家居,乡语喧哗,往其为客”的情景,吴典不由感叹:“夫以典官京师,阖一郡之力经营十余载,始有一区之屋以供乡人休息,不可不志,其缘起方今文明日盛,琼之人交臂而至者日益众,后之君子有能珍护其已然,充益其未然,无俾人谓吾琼邸舍不他郡若也,则是举固为嚆矢矣”。原来,吴典早就意识到琼州会馆的修建可不仅仅是为来京的琼籍士子提供一个可供安息之所,更凝聚了一种精

神、一种对家乡强烈的自豪感。琼州会馆修建之后,海南士林精神为之一振,在吴典等故里先贤的精神感召下,更多琼籍学子纷纷渡海而来,在文化界崭露头角。海南在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张岳崧当初进京赶考就是在这里居住,所以,在琼州会馆的大门上,高悬着写有“探花”的匾额,这对后来居住在此的琼籍学子们又是莫大的激励和莫大的荣耀。

值得一提的是,曾参加《四库全书》编修的吴典,一生除了《京都

会馆记》之外,几乎再无诗文传世,这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算得上是特立独行了。也许,吴典将自己的精力都用在了诸如修建琼州会馆等善举之上,他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一部传世佳作。

可惜的是,随着岁月的变迁,在现在的北京城中,那座门头上高悬“探花”匾额的琼州会馆再也无迹可寻,仅剩下几间房屋尚存于世。现实中的琼州会馆虽然已为陈迹,但它承载着百年来的海南文脉,体现了海南人对故乡的爱。

《秉烛夜游图》

《秉烛夜游图》是南宋画家马麟的优秀作品。这幅作品幽雅而又富诗情。高敞的短亭与低回的长廊,呈现了宋人园林建筑的典雅;庭园里缭绕的香雾,若隐若现的海棠,既破除了建筑的沉厚单调,也引人萌生置身仙境的遐想。

宋人爱花成痴,令人称奇,也令人称美。其中,又以素有“花中神仙”之称的海棠,最令宋人钟情、痴狂。海棠激发了宋人赏花的热情,不仅不分晴雨,也不分昼夜。古人燃烛夜赏芳华,或为牡丹,或为梅花;但令宋人“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的,却独独只有——海棠。

画家马麟,马远之子,生卒年不详。马远是宋光宗、宋宁宗两朝画院待诏,马麟画承家学,擅画人物、山水、花鸟,用笔圆劲,轩昂洒落,画风秀润处过于乃父。

马麟对于人物、花鸟、山水情态,有着敏锐的观察与刻画的能力,是南宋了不起的宫廷画家。这幅《秉烛夜游图》上有其款识,堪称是他的存世名作。



三重境界

■ 钟芳

薛瑄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法学家、文学家,亦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廉吏。他一生的工作大多执掌监察、法纪,其间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惩治腐败,被誉为光明俊伟的“铁汉公”。久居官场,使薛瑄对廉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从政录》中将官员的廉洁分为三重境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意为明白事理,就不会任意获取礼物;珍惜名誉,就不会随意获取钱物;害怕法律制裁,就不敢轻易获取财物。以史为鉴,品味这“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对我们今天搞大政建设,仍有现实的警醒作用。

“不妄取”是廉洁自律的上乘境

界。他们眼光远大,信仰坚定,自律精神强,面对金钱美色的诱惑,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毫不犹豫地进行抵制,坚守清廉爱民。东汉杨震为官清廉,他由荆州刺史赴任东莱太守时,途经昌邑。曾受他举荐的昌邑县令王密为报当年知遇之恩,半夜怀揣重金前去拜见,被杨震拒绝。王密以为他怕让人看见有损名声,便说:“暮夜无人知。”杨震愤然拒绝道:“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杨震果断拒金,是因为他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进而做到了“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诱惑多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把持住自己。

“不苟取”是廉洁自律的基本要求。他们因为崇尚名节操而不随意获取。为了不玷污自己的名声,保持清白的气节,这种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为五斗米而

折腰”,“不食嗟来之食”,狂狷刚正,砭清激浊。春秋时期,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稀世宝玉,想把它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并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你把玉给我,我们都不失去自己的宝贝了吗?”由此不难看出,只有把名声、气节等看得比金子还要贵重的人,才能做到“尚名节而不苟取”。

“不敢取”是廉洁自律的一道底线。他们因为熟知法度而循规蹈矩,畏惧法律而不越雷池,自觉做守法官员、廉政官员。《明史杂俎》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一天早朝时问群臣:“天下何人最快乐?”有人说功成名就最快乐,有人说富甲天下最快乐,独有一个名叫万钢的大臣说“畏法度者最快乐”。一语惊众人,朱元璋听了大为赞赏,随后委以重任。法律底线不可逾越,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敬畏法律,就会知道何事不能干,何事不能碰;就会提高警惕,检点自己,管住自己,谨慎从事,不会忘乎所以,为所欲为。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地以党纪国法为准绳,保持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做到自觉守法,秉公执法。

“不妄取”者靠觉悟,“不苟取”者保名节,“不敢取”者怕法律,廉政在每个人身上表现的不同程度,必然标志着其不同的思想境界,也就形成了高标准与低标准的区别。从我们党员干部标准来看,要想当一名受百姓爱戴官兵称赞的好官,仅仅做到“不苟取”和“不敢取”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花力气,不断向“不妄取”的高境界攀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洁身自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拒腐蚀,永不沾”。

开学之前聊一聊“笔”

■ 赵柒斤

移动互联网时代,“敲”字及“指”划功能虽飞速发展,但学生开学前的背包依然准备传统的纸和笔。当然,现代笔的种类、式样等与古代的笔(仅有毛笔)已不可同日而语。

古代新生入学的“开学仪式”中,就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仪式——“开笔礼”,并与“正衣冠、拜先师、净手礼”共同组成人生四大礼之一“入学礼”(其它为成人礼、婚礼、葬礼)。“开笔礼”作为入学仪式最后一道程序,包括朱砂开智、击鼓明智、描红开笔等。由此可见,一支“笔”对学生及其今后人生有多么重要!

传说与墨、纸、砚一起被称“文房四宝”的笔,由秦国著名将领蒙恬所造,却给出的文物打脸:毛笔在蒙恬改良之前就已存在多年。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国对笔的称呼也不一样,秦国称“笔”,楚国称“聿”,吴国称“不律”,燕国称“弗”,还有诸侯国称“苍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诏令全国书写工具一律称“笔”,并一直沿用到今。东汉许慎《说文》称:“笔。从聿从竹。述事而书之也。”会意的“笔”,从象形的“聿”,而小篆的“聿”就像一只手握着笔的样子;至于从“竹”,主要因为古代毛笔笔杆都以竹制成。

作为书写、绘画工具,笔的诞生,受益者首当其冲是文人墨客。于是,他们极尽所能地美化“笔”、升华“笔”,不仅给笔起了诸多雅名,而且对笔“生产”过程等大加褒奖或评论。笔触、笔端、笔迹、笔法、笔力、笔致、笔误、笔耕、笔记、笔谈等,跟“笔”搭档,如此美妙,许多人便对“笔”动起歪脑筋。史料记载诸多毁笔、偷笔及神仙送笔的典故让人忍俊不禁。不过,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七“囉笔”故事却耐人寻味:“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试前夕,同榻,一生俟(等待)睡熟,密取彼生眷真之笔,悉磨去其颖(笔尖),明日抽用已尽秃,大惊,取起者始悟,则温溢如帚。乞诸邻,又皆坚拒,恸哭欲弃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写,写!’既起,视笔依然完好,执之,且疑且写,既毕,仍秃笔也。交卷至二门,一生在焉,迎问曰:‘试文称意否?’谢曰:‘无之,但得完卷耳。’明日,其名粘出,不得终试,遂生愧谢。试之,得第,同榜。一生俟(等待)睡熟,密取彼生眷真之笔,悉磨去其颖(笔尖),明日抽用已尽秃,大惊,取起者始悟,则温溢如帚。乞诸邻,又皆坚拒,恸哭欲弃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写,写!’既起,视笔依然完好,执之,且疑且写,既毕,仍秃笔也。交卷至二门,一生在焉,迎问曰:‘试文称意否?’谢曰:‘无之,但得完卷耳。’明日,其名粘出,不得终试,遂生愧谢。试之,得第,同榜。”

到南北朝时期,笔从书写工具的“专利”,引申为“文”乃至用笔之人。南梁姚思廉《梁书·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南梁萧纲《与湘东王书》论文章之弊时说:“诗既若此,笔又如何。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杜甫《寄贾至严武》也有“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的句子。“笔”演化成“文章”后,脑洞大开的文人再次发明诸多美得冒泡的相关词汇。诸如伏笔、命笔、亲笔、代笔、御笔、刀笔、练笔、曲笔、投笔、秃笔、信笔、缀笔、费笔、工笔、闲笔、润笔及文人墨客最喜欢享受的“神笔、妙笔、大手笔”等。

笔本来是死的,被人寄寓情感,就活了,且活得有声有色。我对笔的第一印象,竟是来自幼时翻的童话《神笔马良》,小小年纪,竟隐隐约约觉得就是正义与担当,传递的都是正能量。上学后,才知一笔,邂逅想象,就变得所向披靡、无所不能:妙笔一划,就是旖旎风光、锦绣文章;御笔一勾,往往人头落地、民不聊生;媚笔一提,便是指鹿为马、好人蒙冤。笔既可传“情”,成就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等的美好爱情,也能毁“爱”,陆游忍痛写休书,便结束了与唐婉的神仙眷侣;笔能让人名利双收,也可叫人名誉扫地;笔能让人流芳百世,也能叫人遗臭万年。

当然,这一切与笔无关,关键是执笔之人。古人倡导的“身要直、心要正、眼要平、指要实”执笔之法,不仅仅是教人怎样用笔、运笔,也是传授做人之道。



投稿邮箱 hnrbfb@sina.com



薛瑄画像